

古典到現代的十九世紀美學

這座承載了百年藝術的奧塞美術館(圖一)，它的典藏與展示定位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法國藝術，原則上展覽法蘭西第二共和成立的一八四八年到歐戰爆發的一九一四

年之間的藝術品，實質上則是聚焦一八二〇年代到一八七〇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之創作現象。一八四八至一九一四這個歷史意義鮮明的年代跨距，與其說是精確的時間點，毋寧說是囊括了第二共和(一八四八)

一八五二)、第二帝國(一八五二)一八七〇)、美好年代(一八七二)一九一四)(註一)之間的，主流傳統美學與反學院風潮從對立激盪到折衷融合，逐漸消長的世紀，同時也是現代趨勢開始萌芽的時代。



奧塞美術館的世紀風華 火車站到美術館的世紀之旅

鄭治桂

三十年了，一九八六年一座氣派豪華的美術館矗立於塞納河左岸奧塞堤岸(Quai d'Orsay)，那時起，直到今天，奧塞(Musée d'Orsay)這個字眼，不斷地召喚著人們，憶起一世紀前，位於現址的奧塞宮(Palais d'Orsay)，曾是拿破崙第一帝國時代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與審計部所在，卻燬於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火。三十年後，一座於一九〇〇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當年法國國慶日落成的奧塞火車站(Gare d'Orsay)浴火重生。這座與大宮殿(Grand Palais)、小宮殿(Petit Palais)同為美好年代象徵的地標，又在經歷繁華時光、沒落、棄置與遺忘的半世紀後，某一日，在拆除與改建聲中才喚醒巴黎人，他們一直等待的十九世紀美術館——奧塞美術館(Musée d'Orsay) 必須在這棟火車站的廢墟上，重建一座穿越世紀光年的藝術宮殿。



圖3 奧塞美術館的內部空間以大跨距的鑄鐵結構與玻璃構成，底層的中央雕塑長廊貫穿整個車站的完整空間。 作者攝



圖4 安格爾的古典主義是羅浮宮館藏經典銜接奧塞美術館19世紀典藏的繪畫先驅。 作者攝

的半開放美展，演進至一七三十七年在羅浮宮舉辦的公開美展，到了十九世紀後又幾度變革，基本上仍維持每年（偶而兩年）舉辦的盛大美展；而在大革命之後，在大衛（David）主導改革下，成為歐美各國藝術家也能參加並獲獎的美展。到了浪漫派崛起的一八二〇年代，英國畫家組團參加並獲得多項大獎，沙龍成為歐陸的藝文盛事。一八五五年更緣於第一屆巴黎萬國博覽會將沙龍併入舉辦，盛況更攀巔峰。沙龍成為優秀的歐美名家競逐藝術的舞臺。在法蘭西藝術家沙龍成立（Salon des artistes

français, 1881），與獨立沙龍崛起（Salon des indépendants, 1884）之前，從學院派演變出的折衷主義之菁英品味，始終是官方讚許的沙龍美學。

藝術之都的世紀面貌

奧塞美術館的典藏策略，一起始即從雕塑、繪畫、裝飾藝術、素描、攝影和平面製圖各類藝術形式，貫串藝術史的重要運動與風潮，以呈現十九世紀中葉起巴黎向歐洲輻射的藝術光芒，不只是繪畫經典

的視覺悅目之美，和藝術風格的歷史觀點，同時也從中抽繹出人文與社會生活的內容。

藝術的浪潮，起伏更迭，時代的風氣，翻動鮮明的旗幟，但歷史的演進卻非斷然的取代或更替，十九世紀巴黎的藝術現象尤其呈現二元對照的衝擊。因而，透過奧塞美術館的繪畫典藏，觀察十九世紀的藝術現象，可從世紀初的浪漫派／古典主義（Romantisme et Classicisme）（圖四），學院派—寫實主義（Académisme et Réalisme）（圖五），印象派—自然主義（Impressionnisme et Naturalisme），象徵



圖1 保持1900年火車站外觀的奧塞美術館 作者攝



圖2 塞納河右岸的羅浮宮與左岸的奧塞美術館隔岸而望 作者攝

奧塞美術館銜接了從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的傳統到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的現代之間的跨距（圖二、三），今日則延伸到設於龐貝度文化中心的國立現代美術館（Centre Pompidou –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十九世紀法國畫壇的藝術風潮翻湧激盪，由宏偉的古典莊嚴和感性的浪漫激情揭開序幕，逼視現實的寫實主義則掀開了世紀中葉的社會面貌，而下半葉印象派閃爍起現代生活的繽紛光彩，耀眼奪目，在世紀末多元的藝術現象輻射出未來二十世紀藝術的各種起源之前，整個十九世紀的前四分之三時期，實質上奠基於三個穩定的美學傳統：古典主義（Classicism）、學院派（Académisme）與菁英品味（Eclectisme），並且具體地呈現在美術學院、羅馬獎，與沙龍三項制度中。

自法王路易十四建立的皇家繪畫與雕刻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確立了藝術為王室服務的制度，從一六六三年開始設立，直到一八六八年才停止的羅馬獎（Prix de Rome），成為學院向義大利汲取古典文化的留學政策，不僅承擔起藝術養成與文化取經的任務，更匯成藝術展覽中的主流—學院派。沙龍（Salon）則從源於十七世紀皇家藝術學院



圖10 頂層天光畫廊的印象派長廊，雷諾瓦的彈鋼琴的女孩。作者攝



圖9 依據1900年火車站落成原貌修復的餐廳，頂蓬壁畫是嘉百利-費里耶（Gabriel Ferrier）當年所繪製。作者攝



圖5 19世紀的巴黎畫壇是由學院派繪畫主宰的沙龍繪畫 作者攝



圖11 塞納河左岸奧塞堤岸上，從火車站到美術館的19世紀美術館。 作者攝



圖7 印象派之後的新印象派、後印象派、象徵派與納比派等繽紛的藝術現象是20世紀現代藝術的泉源（莫內展廳牆面字樣）。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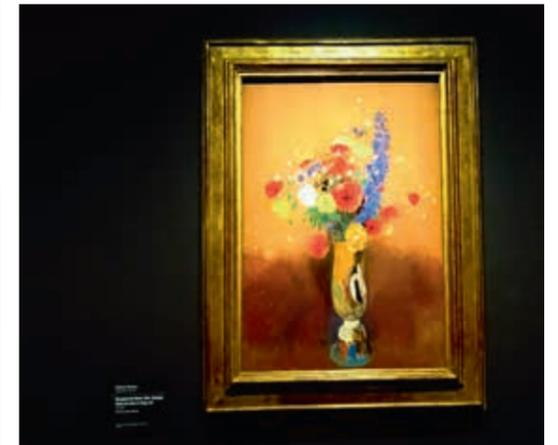


圖6 象徵主義從幽深的世界召喚神秘綻放奇花，圖為魯東的畫作。 作者攝

註釋

1. 美好年代的確切年代其實並不明確，甚至應該縮短為一八八〇—一九一四，但大致指普法戰後的和平時期，法國國勢逐漸往上攀升至鼎盛，迄至歐戰爆發的時期。

這座曾獲羅馬獎的藝術學院建築教授拉魯（Victor Laloux）所建造之學院風格的火車站（圖八），在百年風霜後的一九七九年，由競圖得標的ACT事務所修復原建築的主結構，一九八〇年則由義大利女建築家歐蘭堤（Gae Aulenti）負責內部設計，完成今日符合美術館功能的展廳空間。（圖九、十）經由龐貝度（Georges Pompidou）、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三任總統接續的政策，終於實現了巴黎人夢想中一座從火車站到美術館的藝術宮殿。（圖十一）

本文改寫自作者撰述之《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導覽手冊》導言。

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派/折衷主義（Symbolisme et Eclectisme）（圖六）等二元脈絡的參照，看見整體面貌。至於，從現代繪畫的先驅馬內（Édouard Manet）到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二十世紀現代藝術家之間，風格無法明確劃分類別、藝術本質並不專屬某一畫派的藝術家們，如納比派與新印象派的秀拉等（圖七），大致歸為二十世紀現代繽紛多元的藝術起源（Aux sources variées de l'art moderne du Xxe Siècle）。



圖8 塞納河左岸奧塞堤岸上，昔日奧塞火車站側門鐘樓外觀。 作者攝



印象·左岸

Musée d'Orsay

Exposition du 30^{ème} Anniversaire du Musée d'Orsay - Les Mondes Esthétiques du XIX^{ème} Siècle

奧塞美術館 30週年大展

09:00-17:00(16:30停止售票及入場)

2017 4.8[⊕] → 7.2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大樓一樓特展室

